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九

宋 魏齊賢

葉 荼同輯

謝啓

解試

謝鄉舉啓

缺名

懷牒秋闈敢覬鶚書之舉登名天府偶聯雁字之行得

之若驚幸慶如此竊以由周而降鄉舉之法寢墜自唐以來進士之科獨貴較長挈大而尤艱其選糊名易書而以示其公凡得之人由此塗出若窮經術者或專於迂僻尚詞章者或溺於浮華才幾見於兩全士多蔽於一曲求其兼兩科而設宜莫如今日之隆解頤折角而於詞章無不工登高能賦而于經術無不備倘膺妙選莫非通才矧建安之名邦實東粵之奧壤郁郁文風之盛咳唾成珠閭閻士子之多揮汗如雨應明詔者至

二萬餘衆偕計吏者僅八十三人宜得穎尤以副推擇
敢幸天山之三箭同歸卞氏之一門如某者才不逮中
性難語上誦詩三百未知專對之能窺豹一斑曷識古
人之體念高曾以來以儒為業故箕裘之學或顯於時
自叔祖終於丞郎繼大父老於州縣家聲寢墜族緒益
單方思力振以前人重以天奪於所怙零丁孤苦險阻
艱難惟知黃卷之親期復青氈之舊雖顏子之拳拳自
信蕭郎之汨汨誰知當聖明大比之賓興而伯仲偶聯

於薦送贏金示訓庶小安泉下之靈棣萼交輝抑亦慰
偏親之望朋儕改觀里巷生光顧惟幸會之多端自吹
噓之賜茲蓋伏遇知縣學士先生士林挺秀相葉綿芳
將持荷橐之猷暫試花城之寄仁和被物登百里於春
臺惠愛潛均融萬家於化日不自矜其貴重猶矚意於
孤寒致此妄庸之人亦在掄選之列某敢不鞭其不逮
勉所未能魚為鯢而鯢為鵬更借扶搖之便狸變豹而
豹變虎實資炳蔚之文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鄉舉啓

陳德脩

伏觀解榜叨預薦名十載雞窓頗熟三冬之風雪九秋
鶚表亟開萬里之雲天索氣復揚驚魂還定竊以運當
神聖治纘熙豐追三代希濶之憲章新一時瓌瑋之觀
聽善人因之是富俊民曾不用微中養不中而才養不
才與其賢者能者小以成小而大以成大格則承之庸
之凡厥揚於王庭莫非烝我髦士顧如椎魯何足甄收
某醢覆小知蟬編久索雙親皓首永懷教子之書一室

白丁妄意起家之爵初不憂否泰有命亦奚必恤取舍
在人偶溫詔以天臨激懦衷而風動朋從文戰羣集禮
闡紛紛多游夏之徒往往在班揚之列然糊名較藝果
無律外之私則開卷揮毫但有胸中之蘊但陪計乏幾
辱鄉評惕焉累卵之危戰之罪也慰此倚門之望幸而
得之冒寵惟優循涯增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吾道冠
冕斯文合并為大人之公教育有君子之樂肆令鈇鈍
亦克彙征某敢不謹所操脩高自標置春回鄒律已曲

借於吹噓浪擊莊鵬庶遂成於羽翼

謝鄉舉啓

吳汝能

文闡較藝慙非黃絹之詞公榜標名濫中青錢之選人
驚尚愕已處奚堪竊惟吾道之興莫若聖朝之盛黨有
庠而遂有序儒以道而師以賢閭閻邁貞觀之風濟濟
越永平之美設兩科而搜選謹三歲以賓興重煩先達
之賢精求後來之秀矧茲湓浦雄枕匡廬一時鴛鴦之
班半是簪纓之胄宜登茂異上副招延如某者賦性倜

侗受才謏薄嘗窺聖學求制作之淵源肯效腐儒泥詩
書之糟粕慨心石之不轉任性天之自然爰應詔音叨
陪英列顧未精於穎業偶獲預於計偕靜言僥冒之私
實有夤緣之自此蓋伏遇某官學知問禮世號通經早
揮吐鳳之辭夙擅雕龍之譽中全器識撓不濁而澄不
清外備禮儀旋中規而折中矩每推仁而利物尤重道
以尊儒致茲妄庸亦蒙題品某敢不激昂素志勉勵前
修羊角扶搖期高搏於萬里龍門變化願首奮於羣英

謝鄉舉啓

謝元允

鏖戰文場再鼓未衰之勇薦名上國遽收必勝之功揣
分奚堪為容有忤竊以皇朝優經術以廣得人之路郡
國貢賢能以輸効職之誠仰稽列聖之規模實為致治
之原本暨太上俯臨於萬宇而大人繼照於四方文風
盛而教養之益勤治功著而講明之加悉求賢用士追
守訓之周王明目達聰邁重華之虞舜庶類悉歸於陶
冶羣材共感於風雲矧九江之故區實諸路之名壤山

川孕秀英傑間生當三年鳳詔之頒合五色鵠袍之衆
沈酣術業者皆折角解頤之後優游文藝者盡鏗金振
玉之奇莫不馳騁固邕頡頏燕許負萬人敵爭一日長
氣吐虹蜺志凌霄漢宜得兼人之技仰膺勸駕之求如
某者康瓠器凡蹄涔識淺徒奉一經之教輕辭百畝之
耕映雪囊螢孤館之星霜幾換編蒲緝柳他鄉之風月
頻諳學雖未悟於吞文道蓋本期於忘象曩因郡試偶
預計偕方延薦於鄉大夫尋報罷於春宗伯艱難萬狀

連蹇百為惟自激昂詎甘棄置廣北海讀書之志法孟軻尚友之心適當大比之辰勉附俊游之末困獸奮餘而強鬪寒灰誰謂其復然妄綴蕪詞仰希明鑑方懼武陵之獻深詆於崔君豈期張鷟之文見稱於味道幸家羶之不失欣塞馬之忽歸蟠木有資鉛刀獲用唐宗選士獲居姚簡之前夫子設科輒據冉求之上靜言忝冒實自提攜此蓋伏遇某官地望高華天資警敏挺挺有祖風烈顯顯為世豪英未趨紫橐之榮暫處黃堂之邃

齒牙後進題品諸生是致顓蒙亦聯優選某敢不修其
不逮講所未聞一鶚搏霄已得秋風之便巨魚縱壑更
期春浪之翻

謝鄉舉啓

黃鵬舉

文場較藝深愧斐然之詞天府登名偶叨作者之數雖
失無雙之舊物幸收借一之奇勲獲寵若驚負愧無所
竊以國家之取士莫先科舉之得人鳳詔首頒蚪蟠崛
起解頤折角學者富於淵源嘔心夢腸文悉工於雕篆

負內相之才者論本仁義奮少年之銳者策陳治安豈容瑣瑣之流或玷錚錚之列必資英俊以稱選掄如某者學不驚人才非濟世紹箕裘於累葉抱鉛槧於積年燈火可親幾對韓檠之二尺簡編不廢屢閱惠書之五車曩隨舉子之黃槐妄意蟾宮之丹桂筆陣掃千人之後詞鋒登多士之先奮迅一朝遽作退飛之風鷁驅馳萬里翻成驟蹶之霜蹄固懲敗北之軍再鼓圖南之翼巧雖勞於刻楮中復喜於穿楊僥倖居多夤緣有自此

蓋伏遇某官宏才偉抱雅望應時堂堂人物之英顯顯
縉紳之表肯來游於賓幕暫擁紅蓮佇入綴於朝班即
持紫橐仁恩廣被德教旁施遂使孱庸亦叨甄采某敢
不益堅素志勉勵壯懷鶚在秋天已借風雲之便龍騰
春意更資雷雨之恩

謝鄉舉啓

詹濟夫

蘭宮三黜方驚壯矣而無聞槐市重游偶得褒然而為
首循涯踰望揣已懷慙竊惟國家廣異日卿相之儲故

以科舉羅一家英俊之士上之取人既以名而為重下
之求進亦以名而相高故決蜚弧之中者咸願先登而
露囊錐之穎者皆期立見然分較銖量而亦既甚迫顧
甲可乙否而孰得大公若李將軍之氣而雖號無雙以
杜樊川之才而猶居第五勢雖難必事非可求故其間
雖有一日之長敢自謂角立萬人之上況建安之大府
實睿主之潛藩閭閻士子之多揮汗如雨郁郁文風之
盛咳唾成珠當飛詔赴壠於三年凡抱槩懷鉛者二萬

齒鶚薦之榮者既非幸得在鵠頭之選者宜屬何人是
必才壓萬夫量吞餘子自負平日醞藉涵養之氣乃稱
主司選掄推擇之公如某者結納亡奇欽崎可笑為文
不免寄人籬下讀書未能自信胸中徒以少襲於箕裘
粗能不棄於俎豆自大父老於州縣逮叔祖止於丞郎
生理瓢空家聲灰冷向焉偕計雖嘗聯雁字之三繼也
退風又自嘆鷁飛之屢金百鍊而不改其色玉三獻而
猶抱其珍茲復鼓餘勇而一行或者振前羞而薄洗拳

拳自信詩三百而奚以為耿耿猶存人千萬而吾一往
雖飄逸之才未足論於作者而渾厚之氣或有取於名
公故郡有司方欲寘之後塵而賢太守乃獨推之首選
小才蕞爾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大匠卓然自足以破
衆人之浮議縱負盧前之愧已逃陵後之羞退省其由
豈無所自此蓋伏遇判府寶文大卿先生天潢流潤日
觀分輝暫以九重肺腑之親出分千里股肱之寄淮陽
非薄於長孺河內聊借以冠君嘯咏黃堂不減平山之

寄恩波比屋喧騰五袴之謠風流文采當於前輩而求之豈弟慈祥類非俗吏所為也且與人不求其備猶聞善如有所容致此妄庸亦被甄選某敢不愈勵素志益恢遠圖俯思克己以書紳仰副至誠而推轂燕臺下禮既濫塵郭隗之先漢殿策名肯自處平津之後

謝鄉舉啓

缺名

螢窻肄業慙李詩謝賦之工鶚牘薦賢叨王後盧前之列得踰意表愧溢顏間竊以國家當閒暇之時學校謹

漸摩之教廣開數路惟鄉里取士為工並設兩科獨詞章得人尤盛言發性情之詠體兼風雅之文江楓池草之新奇上林甘泉之放邁文高太白詞成奪錦之榮才美相如氣吐凌雲之壯屬三年之大比慶多士之朋來宜皆黃絹之詞方副青錢之選如某者才非吐鳳技止雕蟲趨鯉庭而承詩禮之傳依韓門而得模範之正襲邯鄲之故步尋星渚之舊朋初聞鷓鴣之惡音反求諸已欲奮螳螂之怒臂此必妄人既公論之不明豈吾行

之敢後得不得曰有命也何必去父母之邦爾為爾能
免我哉特未達義利之理不徒自衛而反魯抑猶逃楊
而歸儒爰整疲兵前膺堅敵況九江之較藝獨八士之
中程方虞白戰之無功豈意青氊之復舊獻書而登天
府人謂有機雲慷慨之風結綏而入王畿自幸無歆向
異同之論載惟忝冒端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奕世簪
纓傳家清白未即判花而視草姑惟從水以依蓮罔間
賢愚均蒙教化遂令庸謬亦預甄收某敢不勉勵初心

激昂壯志觀光北闕陪虎賁之士三千人得路南溟快
鵬搏而上九萬里庶期成就不負獎知

叙事

叙事謝丞相啓

李宜言

漏省中之密語初緣狂瞽之厚誣脫柱後之丹青終賴
聖明之洞照彌年甘黜一朝獲伸彈感涕以交零撫危
衷而尚惕竊以盜相門之壁則張儀之辨不能明受賈
人之金顧蕭何之忠無以解一涉疑似半在譴訶至若

語言之無根尤非實事之可考於此巧中難追深文劉洎被遂良之誣卒至於死元忠遭易之之謗幾殞其身此仁人所以興嗟而志士為之喪氣矧機事之不密在禁法以尤嚴故偏聽之生姦亦危機之易發范曄折齒伍員浮江雖更後世毀譽之公莫曉當時是非之正下於此者復何言哉某早緣場屋之藝文獲備朝廷之器使但知斷斷以守已寧能役役以從人豈意愛憎不遺微賤當合堂聚議蓋謀於上大夫而詣闕上書誰語之

妄男子倘樞機之不謹顧鈇鉞以何辭然考以歲時方
祗役於江湖之上驗之簡牘已久違於省戶之間夫何
泄露之辜乃及羈單之跡籲天靡想躋地何堪事亦甚
明非兩曾子之難辨時之不濟雖一韓偓之不容殆公
道之彌興幸下情而無壅謂國之大事誠非童子之可
知而邦有常刑不忍匹夫之無罪遽叨執論灼見本源
一洗沈寃遂同無過始悟雷霆之振物益見天地之何
心恩重丘山命輕螻蟻此蓋伏遇某官幹天元化持國

洪鈞四方之亂未平有勞折筭一物之或失所尚軫納
溝是致濶疎亦蒙湔洗某敢不憂兢接物謹慎持身效
孔光之精忠至或不言於溫木思史丹之奇節所當自
盡於青蒲庶竭微塵以酬大化

叙事謝中書啓

晁无咎

不虞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道跼
蹐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安便幾至
涕洟某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

自赴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所任而某稟資朽薄處已拙踈被蒙國士之知塵污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徒茲廩食者十年羣飛刺天自乘時而遇合決起控地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冬即請廣陵之佐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既蠢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專乃廢城闔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於茲至於易敝為新增大使小以職事束於為貳在人情或不爭而又考李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蓋節

使游觀之舊有玉鉤摘星之名郡當水衝人皆目覩似
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唐之基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詩
具在此地可懷惟謹周防罔思輟止謂經營不急實牽連
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還朝之後文檢良在歲
月可推非門牆高誼已深察其無他則官蒞賤生亦安
得有今日仍偶去官而會赦乃煩善貸而兼收第解藩
麾旋霑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己以驚惶此蓋伏遇
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元化有容足以

撫羣倫發為久大之圖馴致中和之盛故寬罪戾未遂
棄捐失官與官從郡得郡使自為計不過若斯已幸匿
瑕敢同牛馬之不受尚為躍冶深慙桃李之無言往當
克勤官箴益脩士操信於知己雖後世淺夫慕義感遇
之詞亦不失人蓋自昔君子成功立名之本某願不忘
舊德常在下風

叙事謝吕相啓

周元英

出分方面屢獲掃門入總鈞衡久睽望履崇墉雖遯柔

牘時脩過蒙盛德之譙屢辱尺書之賜方當勉供職守
仰副已知遽嬰无妄之災幾動窮途之泣尚賴保庇終
獲辨明伏念某天與朴忠自嫌愚拙三懷郡綬四綰縣
章敢忘犬馬之勤服勞朝夕豈有涓埃之効仰答朝廷
艱難備嘗歷落可笑鉛刀每思於一試蹇足亦効於前
驅嗟憂患之載罹顧生理之殆盡倘非睿主擴日月之
照大臣借齒牙之私則無以辨烏鼠之厚誣還衣冠於
暮齒此蓋伏遇某官忠精貫古智勇絕今早結真主之

之知自任天下之重虞淵取日萬方同仰於照臨焘石
補天四海悉歸於覆幬功存社稷義重神明方宸眷之
甚隆忽囊封之亟上懇辭大柄力丐真祠黃閣紫樞暫
輟經邦之手丹臺絳闕去為行地之仙樂天笑傲於香
山裴度優游於綠野雖成功所以合天道然不起何以
慰蒼生竚瞻衮綉之還式副華夷之望某頃緣天幸獲
覲台儀猥蒙月旦之評俾增大品之重銜恩莫報刻骨
難忘老不待年已作望秋之蒲柳心猶許國尚當取景

於桑榆

叙事謝兩府啓

蘇子瞻

某為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過
監司造為浮謗免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
為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為計已踈雖循省之無瑕顧吹
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平衡不俟辨明坐
獲昭洗枯木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濤名節既全
死生為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均而播物懸晶鑒以臨

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偽憐衰罷之易毀曲為保全
德厚恩隆感深隕涕某老病既久思求歸之未能荷戴
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叙事謝沈師啓

林豈塵

事遭非意幾為罪釁之由力與保全幸出生成之賜愧
深無語感極難名某萍梗寒蹤箕裘未裔書劍早負所
學軒冕視為草萊歷落壯懷黃緣世祿泥塗久困誠歎
崎可笑之人禍患相仍有悽愴無聊之態方期寸進

敢後塵趨解幕篆於國華分邑符於海濱賤里黨食貧
之計未免犇馳守先人平日之言寧忘清白到官越歲
莅事惟時念有民有社之可憂歎勞力勞心之無補身其
餘幾奈簿書期會之尤難吏或為奸非耳目聰明之可
及獄疑未蔽謗語交紛驚移檄之頻來飭汚名而遽斥
肝腸莫訴徒指誓於神明毫髮有欺尚胡顏於天地迫
於就道幾不聊生妻孥相對以悲嗟朋屬皆為之歎泣
幸蒙寬借獲遂生成胥徒薄正於典刑屬吏得逃於沙

汰誤小人之言而有隙昔將陷於非辜觀君子之過而知仁今乃蒙於善貸恩厚若此人輕謂何此蓋伏遇某官碩德鎮浮清風激俗宣威淮海曾分西北之憂易節甌閩復借東南之望寬以御物恕而及人好惡不徇於私心予奪盡歸於公議謂江母失布而罪令尹咎固有歸然舍郎持金而意不疑情尤可訾乃令逭責得保更生某敢不激厲寸心隄防末路丘山仰戴縱擢髮以難論溝壑未填當粉身而圖報

叙事謝帥臣啓

林豈塵

愚而自用愧慙直之非才答則無徒宜謗言之易得幸
出生成之賜獲逃罪譴之餘感德難量撫躬益愧某天
姿朴鈍人品猥凡衣冠有負於家傳組綬幸望於世及
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學縵而安絃亦在乎熟世故既
疎於練習仕路寧防於險崎清濁一分愛憎兩見况財
穀之重恐失毫釐而文書之來尤急星火置之不問帑
藏空而責已深詰之太嚴捶楚深而怨方起優柔既恐

不振狡獪當復誰何且君子之蹈中庸敢欺闇室彼小人
之無忌憚公肆浮言風波但觸於虛舟萋斐遂成於貝
錦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實則未聞謂雀無角謂鼠無牙
誣應未見於心罔愧縱目可傷雖小有言安得不恐橫
逆自至反而禮反而仁膚受不行可謂明可謂遠此蓋
伏遇某官清標瑩玉雅度渾金學不止於小品身蓋兼
於數器峻高嵩嶽式生申伯之賢蔽芾甘棠來憇召南
之國簡以馭吏約而待人惟好惡無所私故邪正不能

惑一人譽而衆人毀雖或難明今日是而明日非亦惟
可教乃令脫責得與更新某敢不刻骨深銘佩韋自警
過而能改不為當今之罪人善即服膺庶幾追古之循
吏

叙事謝鄧倉啓

缺名

儒生承誤還同馬尾之書俗子無知輒肆鼠牙之訟荷
清明之中照致當否之悉明退自省惟益深悚切竊以
飛雪初下俄驚吠犬之何知浮雲決開賴有銀蟾之在

上况類試以較藝而糊名之取人手但公於持衡心何
疑於按劍要在得之有命尤宜墜而不知嘲誚主司無
名子則嘗聞矣冒論貢舉不逞徒未之見焉豈料一時
輒騰異議良由踈拙以致紛紜如某者識字無多立身
不早誦雌霓之賦敢謂知音辨幼婦之詞居慙寡見虎
虛難別魚魯莫分臨文或昧於菱滋披簡時驚於伏臘
區區自守碌碌奚為僅能祇畏於簡書詎肯自忘於規
矩備員泮水託庇使臺偶被選掄俾司文柄雖按圖而

市駿未易搜尋然披沙而揀金豈容差謬嗟爾興怨於
勝已意其妄毀以損真是誠何心恬莫知恥當不攻而
自破顧厥理之孔昭果見仁賢更垂題品此蓋伏遇某
官著龜後學斧藻斯文中和聽之繩其直足以勝曲虛
靜心之鑑其明足以燭幽樂助善良力鋤強梗觀風問
俗豈惟一路之澄清當軸處中佇見九重之眷倚或借
經邦之手聊將正俗之訛畧茲白璧之瑕肯使青蠅之
點某敢不敬脩可願力鞭未能記安世之十書少資博

洽學子雲之奇字庶免遺忘倘無愧於胸中斯乃報於門下

叙事謝監司啓

崔德符

惠聞多病竟以免官顧言不才終於去職求之古昔厥有故常何至迷而不還尚敢貪而竊祿伏念某迂疎漫士難効驅馳沓颺陳人不任唾罵自分鴻冥於世表豈宜鼠拱於人間加之一困小官日嬰疲瘵遠遊江國未聞方士之赤丸僻處荒區寧有仙人之絳雪遂加沈痼

寢就尪孱含毫日賦其病梨流涕自傷於左柳謂應擊
遂以警懦庸此蓋伏遇某官忠正秉心融明體物憐其
老吏久玷下僚貸此餘生俾之善去分為公幹卧疾於
漳濱倘効子真監門於吳市居然末路辱此厚恩

叙事謝安撫大叅啓

張安國

九命作牧逖瞻師閫之雄一廬為氓近接宮牆之峻念
昔播大鈞之塊圯乃今依厦屋之忻懽恭馳咫尺之書
不承進退之命伏念某鄉持末學輒冒首科觸宰路之

之始登翊萬機之繁凡當時廊廟之所行維走卒兒童之能誦青天白日尚容刻繒之工赤舄袞衣但懼旋歸之速方將庇天下之寒士夫豈拒吾儕之小人載惟流俗之蹤深劇依歸之僚仰窺宏達必遂矜容開商郊三面之羅已函大惠築揚子一區之宅終藉餘休

叙事謝倅車啓

范春卿

某茲者獲罪公庭伏蒙府判朝議營救者伏以泮水栖遲輒肆一朝之忿府廷辨訟難逃三尺之刑雖云禍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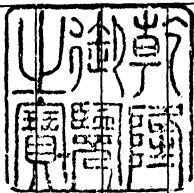
之無門須信榮辱之象德欣蒙大造保庇餘生恩實有
歸罪非幸免竊以學校者乃國家教養之地規矩者乃
祖宗條制之文非育之以才則無以作成非繩之以法
則無以自檢青衿子佩孰非魯國之諸生博帶褒衣莫
非韓門之弟子況冠履之制取象於天地而友朋相訓
當攝以威儀君子不重則不威豈容跣袒丈夫以氣而
相許何事紛爭主其事者雖在廣文任其責者一歸直
學法行惟允奪伯氏邑三百無怨言事或有偏宜北宮

黜一毫而不挫倘肆敗羣之舉亟從鳴鼓之攻况敢文
過而飾非從而奸名而犯分如某者賦形鄙陋稟性蠢
愚威雖守於佩韋怒或忘於投火幸托身於僑籍偶著
錄於師黷終始十餘年禮樂甘陪於後進大小百餘戰
螫弧嘗忝於先登祿未及於榮親言每嗟於忤物犯而
輒校或遭石勒之老拳勇而無剛亦飽李陽之毒手壯
謾同於暴虎怒何異於鬪雞始造折獄之仲由終為脫
帽之張旭憂危萬緒挫辱百端桁楊在前固可寒心桎

枯滿目不無酸鼻鬼號棘木誰招去國之魂角咽梅花
徒激思親之淚已有所召悔且奚追敢興寒灰復燃之
言有愧凱風自南之什陷井而投石者蓋亦有矣沈淵
而援手者豈無人哉五刑之屬三千疑赦議呂刑之罰
大衍之數五十拘幽符周易之占免為天地之棄民幸
全父母之遺體誠非僥倖蓋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量
挾滄溟氣吞雲夢文章特其餘事道德本於初心風月
平分已播海沂之詠家山相屬真成畫錦之榮載觀靖

國之初上追元豐之盛肆朋黨為操攻之術暨權豪扇薰灼之威媒孽禍胎滋萌亂本當國忠有炙手可熱之勢獨賈誼懷積薪未燃之憂逆推姦惡之風獨陳社稷之計尊堯助舜大昭烈日之忠輔蔡轅王綽有回天之力臧孫有後於魯國魏謩不替於祖風馬遷願執晏子之鞭李邕求識杜甫之面朝三茅而暮四茅自嗟稟賦之奇窮人一天而我二天尚賴恩光之庇覆某敢不操堅松柏志勵雪霜更過如日月之食而人皆仰之好善

若江河之決而孰能禦也脩德無忝乃祖謹行恐辱其
先茲用不犯有司免至復蹈前轍炙眉見辱猖狂肯效
於郭舒唾面待乾柔順願希於師德俯終儒業上答已
知結草以亢杜回尚期身後扶輪以報趙盾敢冀生前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孫炯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

宋

魏齊賢

葉 棨同輯

謝啟

叙復

叙復謝太師啟

汪彥章

事遭非意如拱壁以投人恩予更生幸大鈞之播物亟

解鵷鴻之綴遐征魚稻之鄉展轉逾時低回就職伏念
某世資寒賤天性重遲自初奮于徒中即辱收于宇下
雖禍患飄零最爲可笑而哀憐記錄終不少哀屢陪鈇
槩之羣英幾閱星霜于半世獨依洪造豈有他腸當風
波洶洶之時每爲十手所指然犬馬區區之志未嘗一
日少移天實臨之人皆知此昨預鸞臺之屬仍繙瓊笈之
書皆當世所必爭豈非才之敢望果聞側目遂至求癡
始騰憲府之章繼上掖垣之奏當其極口聞者寒心雖

天恩欲返于故棲而衆論必擠于外服若謂叨逾于寵數
誠且甘之至云結造于事端則爲寃矣蓋宰柄雖明于
黜陟而人心未免于愛憎幸公論之傾搖借孤蹤而聳
動始謂幘幪之仰託安得禍機就云萋斐之橫生反汙
恩地但欲薄人于險靡思投鼠之傷事始流聞人皆駭
愕市三言而有虎誰爲釋疑墨一誤而成蠅幸蒙觀過
茲蓋伏遇某官學冠百氏勲塞兩儀執古璣衡轉一元
于斗極收時杞梓列衆正於朝廷爵齒並崇身名俱泰

相堯舜既逾於七閭猶伊周並數于三人方爲天下之
安危坐灼人材之邪正謂鴻飛天末而人自楚越雖迹
難明然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廚於情可赦姑從輕比用
息衆譴某敢不仰佩生成退安流落問簿書之餘日理
編籍之舊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皆緣薄技待以國
士而報以國士誓畢餘生

叙復謝宰執啟

馮當可

十年罪廢形容將老于困窮萬里哀號造化實憐其誠

惻俾還舊物用滌前違初疑冒分而黷尊難逃大戾終
乃原情而示恕畀以更生叨蒙至深涕泪俱下竊以仕
而坎軻隘塞者命不可力爭時之昭明公通者天必難
幸會敢因湔洗畧叙感銘伏念某受性蠢愚周身闇謬
始以諸生而忝第屬在壯年繼以強仕而得行又當盛
世便謂功名之唾手不虞艱險之在前觸情妄行慕昔
人而太速大呼疾走拂衆論以居多鬼神已惡其失中
謗怒交興于罔測致煩吏察仰溷刑評當逮就之沸騰

亦惟求之極至濁斯濯足敢將瑕類以尤人窮乃呼天
惟恃照臨之在上賴鈞元之浩蕩隆士禮以涵容謂其
抗直之不回要當迂物察其用法之或過徒以爲民特
屈嚴章姑停見任散久囚于溽暑憩廣步于長途不使
微文或傷寬網伏自炎炎之勢既謝惴惴之魂乃安伏
草依岩正當省愆而念咎澡身浴德更期建効以報恩
而禍釁相仍煩冤滋甚死亡過半兩纏風木之悲貧病
交攻幾誤几筵之託靜思顛躓皆自取求負譴歸耕桑

麻以爲辱我投閒變白江山久已厭人故因朋舊之私
聊具肺肝之切單詞朝去吉報暮聞翻四海之瀾既撲燎
原之急下三塗之綆更垂拯墜之功不有大恩誰哀久
困妻孥興嘆無復號寒而啼饑閭里言情是爲生死而
肉骨人微易殞德厚難酬此蓋伏遇某官道佐帝王勲
兼文武過橫流于指顧集大定于笑談廊廟無爲定風
雲之天授宗祧有相宜壽考之日來方將敕羲和以順
陰陽之經考律度以復喪葬之制君陳事業自當永世

以有辭伊尹憂勞每念一夫之失所致茲抵冒亦獲蠲除某敢不稽舌齒之柔剛鑒春秋之生殺直而不撓務守平生之長察則無徒益遵皇極之訓求爲經濟用副生成

叙復謝丞相啟

胡邦衡

寵以官聯復二紀鴻陂之舊畀之司牧驚千行鴉字之新驟從廢棄之中有此遭逢之幸竊以古者被放必限以年後世淫刑至于沒齒極其所往生無還期孫權悔

過于虞翻骨朽已久順宗思庸于陸贄詔至而亡况朱
崔在大海之極南望赤縣及中原之以北豈特風牛之
勿及蓋亦水犀之莫通號大法場謂多死者自唐以後
旅櫬如趙端明者殆一千人由今以觀內徙如丁晉公
者纔一二數雖韋執誼之姦黠而李德裕之精忠莫不
裹屍以歸未有賜環而返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如某者
學術空疎性資魯鈍辨驪黃而識字粗發蒙童洩難白
以植碑僅同兒戲當建炎中興之日切聖門德行之科

雖蒙君相特達之知復玷茂異方正之選之師友淵源
之譽濫編研摩削之官鬼迫口而妄出瞽言天奪魄而
仰膺震怒迹其罪戾久合誅夷頗屈典刑得非僥倖三
遷魅野生莫保于孤根再涉鯨波命偶全於一葉食有
并日衣無禦寒倚門有八十親豈特一則以懼盡室幾
二百指敢云七必不堪窮愁日甚于三閭憂愠時遭於
六醜瓊管連興於大獄珠城潛中於微文貶潮陽八千
里而馬不前蓋不數韓公之詠牧海上十九年而抵不

乳焉敢期蘓子之歸豈謂雅眷之餘尚煩當宁之念忽
報雁峯之徙旋從螺水之游自揆愚衷已踰望外遽拜
嗣皇之新渥驟令復秩以分符得之若驚慄不知所措
三太守除于一日何異先賢鐙脚刺史之榮二千石入
爲三公當見前史鼎足承君之義自惟何者曷以堪之
茲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舟楫巨川建極則有猷有守
而有爲浩養則至大至剛而至直舜既生而稷契自至
天實相之宣中興而丙魏有聲吾無取爾方離明之繼

照適泰道之彙征惟大賢能格于君心蓋常以道用真
儒無敵于天下何必言兵每憐遷客之無歸雖乏寸長
而不棄重念本朝之起廢特捐支郡以見收伏念某曩
歲趨承嘗親丈席晚途飄泊莫造伋墻辱去盆以見天
光被雲而見日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仰塵播物之
功有民焉有社焉何必讀書初乏長人之德愧明恩之
莫報願刻骨以無忘過此以還莫知所措

叙復謝執政啟

唐子西

始緣力請得返敝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銘佩亦
復驚惶某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焉自
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于管
寧久已飾巾志意自同于陳寔忽奉昭回之蹟大推霧
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甄收顧惟
朽鈍之軀屢藉陶鎔之手終蒙記錄不忍棄捐謂其嘗任
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仍處以虛閒就其自
爲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敢不知歸此蓋伏遇

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
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既
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耄之憂辭受之
間莫知所措

叙復謝參政啟

孫仲益

棲遲散地久從鹿豕之游供奉內朝復造鸛鴻之列饗
恩過望念德知歸伏念某來日無多衰相盡見鑑井而
跼蹐自笑倚門而骭髀可憐鄴侯三萬軸之書束之高

閣甫里五百弓之地棄爲閒田室有此生所欠一死敢
覬大鈞之播未忘故劍之求丁令威化鶴千歲而歸蘭
相如懷璧萬里而至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某
官登踐政途承輔樞極矜收一跌惠保窮途激水西江
振網罟暴鯁之急搏風北海縱樊籠鰈翮之飛一洗焦
枯均被優渥自嗟晚遇方有幸一日之知奚暇先游已
不在衆人之後

叙復謝沈相啟

缺名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紆西垣仰玷乾坤之大
造翳昊昊重精之感實惓惓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蠢
而愚受性拙而褊知自寡與見謂畸人卒陷危機爲世
大僇強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
無預焉而奇禍乃如此舉有竊鐵之態動成投杼之疑
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遽興大獄首
寘嚴科輸之鬼薪論爲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
十九年而羝之乳無期豈謂一千歲而河之清可俟晉馬

已老矣空懷伏櫪之恩吳牛尚喘焉曲軫駐車之問茲
蓋伏遇某官堂堂社稷之鎮英英人物之宗開闡大公
主張善類凡預平反之筆皆爲全人一歸造化之鑪舉
無棄物出餘燼于溺灰之後援窮囚於擠壑之中驚膠
續絃可補黥劓金篦刮膜復覩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
下之平於以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沉寃
收茲不齒之身寘于無過之地戴更生之大賜何殊食
馬之恩顧垂盡之餘年欲効搏糞之力

叙復謝參政啟

缺名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紱䟽恩更濫褒陞之典擢
從罪籍加賁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
極陋之累無周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意
一夫誑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
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惟合浦牛衣之泣空
悵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上
聖撫域中之大羣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真儒覽輝而獨

下衛多君子拔茹以同升壞植散羣除苛解姦盡蠲密
網稍出羈囚夫何二紀禁錮之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
茲蓋伏遇某官氣充剛大性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
距諛之功鎮頽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謂柳士師之黜
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之所
自出沉寃于無所告攄孤憤于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
歸心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既播纖芥無遺不
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甚焉

大惠不貲空言難叙

叙復謝樞密啟

缺名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網羅驟起民間載通
吏籍伏念某漂流嶺嶠歸隱田廬乞火于南鄰北里之
中拾穗于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揄卧聽展
戛桑婦之歌醉和欸乃漁翁之唱年開八秩星度兩周
餘息猶存榮望已絕四覃茂渥加賁餘黎訪千樹菴而
苔生種一頃豆而萁落五雞二母堯已編渤海之氓三

鍾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祿恭惟某官文高和寡才大用
難雁塔書名極天下掄魁之選鰲扉視草冠內朝供奉
之班首膺夢卜之求分總樞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煥
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
一言即可衆論景從致茲衰屏之踪遂玷明揚之列雖
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以爲恩而小人懷小己之私詎
敢忘其報

叙復謝中丞啟

削丹書于秋官之籍翳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議於月
旦之評實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蕞爾餘
生三垂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爲膏肓不治之疾固嘗
求福于木居士亦復祈巧于天女孫鬼神怒而天高不
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歟如過隙星紀之換兩周恍若
披雲天日之見一睹仁言溥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九
里蒙潤補壞墻而翁怒自甘非意之誣束蘊火而婦還
更冒曲成之造茲蓋伏遇某官剛大之氣充塞堪輿蹇

諤之聲動搖山岳靖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
棄物掀于淖而濯西江之水傳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
鯁在咽久從暗噫腦脂去眼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
盡

起復

起復除授謝帥啟

邵公濟

草木持喪未畢三年之制金草變禮遽令一軍以驚或
恐失意外之機俾暫承一朝之乏遠參密議尚敢有辭

近撫全師豈容不拜茲蓋伏遇某官收虛名而過聽貶
盛德以游談顧非所蒙豈不有自某歷以嚴命奪其哀
情先人之墳土未乾孤臣之衰衣已墨雖預聞軍旅之
事豈能副將帥之思雪涕輸心已請行于除服載病即
事恐終負于異恩

起復謝太守啟

巢時用

終三年之禮制已分投閒界一路之使權誤蒙委寄遐循
孱陋伏切凌兢茲蓋伏遇某官德行準繩縉紳領袖負

行已修身之學有正人端士之稱謂守道莫若守官寧
辭怒犯而奪志難于奪帥可以舍生暫移晏吳之才來
布龔黃之政豈久勞于分閫竚即觀于賜環入踐要
途大攄素蘊借以揄揚之力致叨忝冒之榮某仰德至
深瞻風甚邇初臨所部登車雖愧于昔人知有元戎坐
嘯獲觀于今日第愧未修于竿牘首蒙曲示于緘滕銘
佩居多敷宣罔既

起復謝司理啟

巢時用

三年終制已甘南畝之間一札疏恩偶玷外臺之寄退
循謏薄倍切兢惶茲蓋伏遇某官業履精深才猷敏劭
贊崇陰而決訟已播能聲需芝檢以旌賢行膺顯擢廣
推厚德遠借餘波致叨澄汰之權實賴揄揚之助奔馳
遠道未遑一牘之修飛洒珍玉忽被五雲之貺感銘至
劇敷述奚殫

宮觀致仕

復修撰宮祠謝丞相啟

孫正之

詔綽甫頌方除罪籍恩綸游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
餘更濫褒廷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嘗望
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豈敢塵薄伎少裨竹頭木屑
之功倦鵲空懷三匝之悲饑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
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難磨備罄忱辭而
上瀆畫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亦過
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
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

言孤迹久困窮途拔之積垢汙鱗之中示以棄瑕錄用之意廣內九闈之邃偶寓直中真庭羣帝之祠具緣于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繫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號咷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復職宮祠謝宰執啟

孫仲益

陞華書殿已冒隆名均秩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爲官落拓碌碌無甚高之論

斷斷惟自困之愚坎壈數竒連蹇三黜正如偃師造木偶
爾始傳合丹漆于游戲之間忽若工祝棄芻狗然已
狼藉道途於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
龍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跨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溝
中九死之冤復誰弔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著龜而必應
行中準繩而不差念吠畝之餘生乃門牆之舊物蚤接
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韋
臯之貴雖屢罄再三之瀆而不替終始之恩秘殿高華

真祠優逸璽書絢爛印組光新驟驚清切嚴近之班併
爲衰老疲瘵之寵息黥補劓固已盡于獻三舍舊圖新
上有期于借一

復職宮祠謝知樞啟

缺名

秘殿邇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餽竊食無功自驚縲紲之
餘復冒帡幪之庇伏念某憑愚好勝任已直前適丁羣
仇彙進之初輔以竒詆深中之士徵妖聚鬼倡造無根
銷骨鑠金誣陷不測彼決一時之私怒可矣其如天下

之公議謂何治道聿新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憫茲窮閭待盡之身收于散官永棄之地蓋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問一得三又過所望矣茲蓋伏遇知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迹湮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澤通籍殿廬之邃置身宮館之間衰耄曷爲叨逾至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座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而効死

復職宮祠謝知樞啟

缺名

真館就間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
躋嚴近之班併示便藩之寵省循非據喜慎交懷伏念
某坎壈一身漂零三紀志衰善變而未免狗苟蠅營之
態寢驚夢魘而尚虞風聲鶴唳之間悼東隅之失莫追
悵西崦之期欲盡殆茲晚遇有愧平生著籍殿中紬書
廣內進冒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閒祿
厚戶外之屨滿已無雀可羅壁上之梭飛而見蠅亦喜

茲蓋伏遇某官材隆國棟望重民瞻早發迹于掄魁曉
疇庸于正路矜收故物辱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
褒陞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難忘大造之恩一飽之腹果
然空負素餐之耻

復職官祠謝政府啟

缺名

寵歸書殿優假祠宮身在閭里而名參英俊之游官無
吏役而居享稍廩之厚兼極叨幸倍積感慚伏念某學
不知方才不適用早塵三接躡取清華中涉百憂踐當

艱苦因風波之浩渺驚志氣之凋零一昨起自江湖付
之帥府量既盈者勢必覆慶未終而弔已加還即丘園坐
更歲月悵息黥之無日甘埽軌以自憐豈期沉廢之孤
蹤均被涵濡之渥澤載思冒昧厥有夤緣此蓋伏遇某
官德協天心功昭帝載興起萬微之治方大有爲陶成
一世之才俾無不獲俯矜流落曲示甄收某敢不激昂
懦衷庶幾晚節雖莫酬於陶冶終有志于糜捐趨造無
階瞻依罔極

宮祠謝丞相啟

汪彥章

黜居善地方依蠻服之民收預洪鈞復予祠庭之祿捫
心知感零涕何言伏念某初乏技能久汙班序但欲進
參于簪紱靡思退服于田廬果速煩言甘嬰顯戮蒙止
從于輕比姑屏處于遐方龍鍾七十之年躑躅三千之
里念孰興衰於緩急唯當瀝懇於生成爰頒繼粟之恩
使遂叩閤之請茲蓋伏遇某官學超今古威聳華夷致
君澤民孟子本六經之旨制禮作樂周公誠萬世之勲

頌歌既殷于管絃人物皆歸于陶冶有如孤迹早辱誤
知幸平日甄收嘗曲借筆端之潤乃晚途顛沛反重爲
門下之憂逮茲收拭之難尚爾矜憐之至某敢不潛深
伏隲補劓息黥飽粗糲于南烹已安分願望英賢于東
閣徒企光塵

致仕謝兩府啟

歐陽永叔

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
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

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
訖無報効之或聞徒蹈危微之可畏年齡遲暮疾病
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
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俞可奉身而去悵負
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茲蓋伏遇某官權
衡萬物左右三朝思輔治于和平務敦行于仁厚不遺
故舊庶俗革于偷風過借寵光俾民知于愛老致茲渙
渥併及衰殘已甘屏于明時惟永藏于大賜

惠文

謝宰相答書啟

缺名

近奉柔毫遠塵台聽敢冀岩廊之重特貽尺素之文華
衮被躬自知其幸夜光在握誠足稱珍捧讀已還兢榮
無措竊以漢薛宣之故事未嘗移書晉何曾之持衡不
答小紙蓋丞相之尊重與庶位而懸殊名既不同禮亦
異數如某者材質駑下門閥微寒謬參多士之林得食
上農之祿雕蟲篆刻恥子雲之壯夫抱慙懷鉛非董狐之良

史質于清議宛在下流自知甚明內省尤熟豈謂相公
推好賢之雅旨篤與進之虛懷採畫餅之名厚築金之
禮憐潘岳之拙宦深歎數奇許子夏之言詩曲加護短
置之客右借以月評垂耳之駒驟加十倍之價拖腸之
鼠如餌九轉之丹窮途有依鍛翮重奮比至京國傳聞
搢紳賜之餘光無不改觀矧又金簡玉字別示于溫存圭
竇華門頓生于氣燄恩極丘山之重心非木石之頑瞻
儉幕之芙蓉雖遙盛府望傳巖之舟楫終濟迷津眷言

蓬艾之微必期頂踵之報

謝太守惠書啟

缺名

隻雁東飛僭具薄言之牘五雲南下遠勤報覬之章動
高誼于綈袍激懦衷于挾纊發緘疾讀揣已奚堪竊以
抽牘濡毫所以抒中心之蘊駢緘疊楮蓋將修下位之
恭况昔陪謦欬之餘仍將隸統臨之下投之翰墨禮所
宜然報以瓊瑤分宜非稱室暗睹神藜之照內熱享仙
醕之甘燦爛溫詞賁飾有同于袞繡低徊末路聲價益

重於蒲葵退有其由良亦有自茲蓋伏遇某官德容乃
大謙尊而光以五百年名世之流記三十載金華之舊
遂令淺陋亦與獎提某敢不刻臂銜恩銘心歸德永藏
篋笥已爲十襲之珍俟布藩條更卜二天之兆

謝宰相惠書啟

缺名

伏蒙某官以某投獻啟事特賜手書爲謝者恭則不侮
佩厚德以何謙得之若驚撫微躬而自失念無言不讐
之高義實爲政以德之大端詎宜一介之寒儒輒被千

行之雅好雙鯉乍歸于陋巷拜而受之萬金俄溢于空
囊喜可知也親朋交慶鄉黨增榮此蓋伏遇某官輔世
長民克已復禮學不厭而誨不倦居之安則資之深師
帥一同既並德於淑人君子孩提百氏方制勝于大人
先生吐虹霓氣焰于胸中走珠玉光輝於筆下鳴惟當
律豈苟作云乎哉言必有中亦辭達而已矣乃屈承宣
之體貌曲形問答之威儀因其懷刺以相從且嘗執贄
而旅進謂來而不往爲傲物故動而愈出乎斯文槐市

樞衣但欲求之于度數琴堂折簡遽聞報之以瓊瑤絮
然郇公之五雲端若荊州之一紙愛人而有所譽者待
我則不以重乎觀此可以見三千牘之才雋焉不特當
十五城之價顧新奇之絕俗宜誦習以忘勞步亦步而
趨亦趨孰云小補模亦模而範亦範夫復何憂某敢不
秘在中箱刻之琬琰服之無斁傳百世以靡渝奉以周
旋與六經而並蓄庶盡欽崇之節仰酬提獎之私

謝少卿惠詩啟

缺名

伏蒙尊慈以某忝奉天恩擢司帝誥特遺變風之什過
形溢美之褒捧閱已還榮抃交集竊念某丘園末跡章
句諸生秉筆屬文不過篆刻影纓筮仕久預校讐蘭臺
既接于羣英文陞復參于近列北闕之下本嘗貢于皂
囊東觀之中但恣窺于縹帙徒荷育材之惠尚迷進德
之方莫談天祿之玄室索長安之米今日忽膺簡拔驟
荷甄陞進秩本司代言右掖銀青三品之綬已媿曳婁
絲綸五色之書將何演暢矧宦游之最美而地望之尤

清上應紫垣法星辰於大象旁連黃闥接步武於台司
方輿誦之是虞忽雅言而爲睨松茂柏悅蓋臭味之靡
殊玉振金相但佩服之無數矧推稱之太過實藻麗以
相宣有二雅之遺風乃一時之絕唱隋侯明月既類暗
投郢客陽春其如寡和但口吻而成誦仍篋笥以深藏
然於薄才自此增價雌黃已定求依月旦之評華袞爲
榮更比春秋之字願言感佩曷可敷宣

謝推官惠文啟

缺名

遠寄使人特垂函教陳詩且百復帙逾三顧此衰罷豈
堪采掇竊以日新之謂盛德餘力則以學文議論不詭
于聖人言語獨妙於天下古人既遠來者何如平時爲
黼黻之章反是則樞機之辱係乎所遇各以其時此蓋
伏遇某官大雅存心四科高第白駒在彼空谷幽蘭生
于深林不患已知固有物主某適當思過渠敢遠人儻
于困而有言必爲賢者之累南山有豹常飢霧露之中
北海曰鯢行運扶搖之上所期若此庸有取焉

謝推官惠文啟

缺名

伏蒙尊介遠示珍函義薄雲天文如綺繡顧茲無狀安敢與聞此蓋伏遇某官發自名家韞茲令器菲菲蘭蕙生彼階廷碌碌珪璋出于追琢在家必達學古入官每矜舊物之尚存不惜好音而見勞某生同疴贅晚坐松楸體盡心間坐聽華山之猿鶴草香水潔神游盤谷之林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一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謝啟

惠文

謝幕官惠文啟

楊大年

某啟數日前伏蒙宗慈以瀟山詩筆兩編曲垂惠貺

玩之際歎服彌深竊以王粲從軍嘗聞流詠莊生試吏亦復著書頗或名家兼形傳誦其如文多齊氣深貽舒緩之譏道異丘門用成恢詭之說非優入于聖域曷垂厥于方來恭惟某官命世之才爲時而出膺五百之運豈愧史遷冠三千之徒獨稱顏子矧于同氣俱負大名一枝連得于桂林兩驥並馳于金埒雄詞冠古將挾天庭後進望風如登龍坂爲斯文之盟主擅當代之師門自屈佐于初筵亦久沉于下位矧羣舒之劇郡控九江之奧區

皖伯古城舊主咎繇之祀瀟峯勝地曾經漢武之游真
仙所憑司命有集靈之宇禪林時盛祖師開說法之堂
朱邑桐鄉之遺祠麴令望江之舊治著于方志並在郡
封標舉猶存風流未遠自昔登高能賦始爲大夫因事
陳詞爰稱殿最非懷才傑出命世挺生識際天人學該
史將何以敷陳三道塞清問于當陽區別九流究微言
于墜簡此爲遴選允屬當仁學士若電竒姿天球逸韻
翔而後集同威鳳之得時聲必成文類洪鍾之待扣一

昨聖君虛佇明詔誕敷舉爾所知公卿開慰薦之路輔
予不逮制策有勞謙之言供筆札于尚方臨軒墀而肝
食文不加點蓋抑患多之才喜于同時猶恨相見之晚
久契得賢之美果膺加等之恩佐惟月之卿曹升集仙
之書府碌碌如玉固待價而已沾菁菁者莪但育才而
俟用某內惟慶幸獲覩騫騰白虎深嚴已窺條對紫微
清切仍草除書亦契黃緣唯增企慕敢期眷念特示牋題
仰惟藻緝之詞彌切欽隆之懇

謝生日惠文啟

翟公巽

伏蒙某官垂記射弧之日特貽華袞之文欽誦至言永懷謙德占風人之吉夢追紀佳祥問絳老之疑年顧嗟遲暮

謝生日惠文啟

翟公巽

桑弧成禮尚記始生綵服拜嘉獲從嬰慕豈謂謙光下賁寵以雄文婉晚餘姿錫之難老賦攝提之歲喜初正于孟陬論沙隨之年驚四終於星紀載惟眷予但格感

藏

謝黃漕貽書啟

趙德莊

竊以弱歲趨風竊仰鳳笙之瑞窮途漫仕密瞻斗牛之輝雖拜塵已後于吏民而遺愛尚存于草木屬此米鹽之賤缺然鈐槩之修辱雲翰之遽臨望星輶而若厲絜然華袞固多褒寵之榮炯若明珠殆有暗投之累靜言倒置過示尊譙徒內訟之靡遑亦中藏之無數恭惟某官宏猷不器盛德有容政出神明緣以儒先之術論闕治

忽形于國士之風自膺當宁之知久寄外臺之重以平
日澄清之志宣明時寬大之書庶以律貪吏有望風而
解去取而知予民無益賦而用饒宛彼大江之南沛然
君子之澤方權綱之獨攬繫雄俊之彙征考厥官能孰
若潁川之第一表于朝著正須江夏之無雙宜有詔音
以從民望某非才自棄多難早衰沉埋州縣之勞已忘
歲月俛仰門墻之舊有愧姓名顧方曼絕于天淵不敢
進儕于賓客豈圖宏度尚軫孤蹤慨然金蘭之思溢于

筆墨之外倒陳遵之牘知不遇于衆人曳鄒陽之裾端
自期于後日餘暑謝去新涼未歸願宣六氣之和以導
百神之祉

謝吳屯田惠鈞隱圖啟

缺名

伏承長牋爲惠者夫易以象爲占象由數而起其間終
始之所會上下之相參從而著言得以明道然三古而
降九師其亡學者之繁名家自尚獨惟劉氏之說盡見
聖人之心仍著于圖頗重於世恭以某官識繫之表執

經之權謂本末貴於兩存謂同異不可一貫盡窮它習
特貴斯書欲廣其傳且有所惠既使後來之取法抑
知君子之存誠永以秘藏豈勝談哉

謝吳太博新注揚子見惠啟

缺名

伏承新注揚子先之長牋爲惠者惟雄之書與聖相輔
要以至正歸于大醇其或語備而艱旨遽而隱當在講
解始能究陳此蓋伏遇某官學有本源道無崖異惠釋
者之意舛馳而不根判儒人之疑旨析而至著此施于

教固有所尊何約已以相先特遣辭而見貺實惟巾衍之玩其承子孫之傳

謝吳禹功送行序啟

缺名

伏蒙知縣奉議以某貢赴辟雍賜序一篇爲餞者廣場較藝濫收爨下之桐園水移裝更累文中之虎劉書一紙季諾百金非徒贈人以言蓋欲譽士之善摘句而讀拭目以觀爛然明月之珠光浮暗室鏗若鈞天之奏夢爽清霄顧行色以甚榮佩恩輝而尤渥退循際會實荷

眷憐此蓋伏遇某官學富天資望隆人傑鼓千波之鯨
海不謝參謀採萬里之風謠未多協律壓倒元白之妙筆
扶起周孔于斯文固宜先覺是賢寧恤後生可畏乃眷布
帛之賤曲貽翰墨之新和郢中有數千盡降才刃吞雲
夢者八九空嘆詞源況復毫端直出意表粲星離雲布
之狀擅鳳舉鸞驚之評願比瓊瑤永藏金匱既遇知于
國士即照耀于皇都燕谷回春幸借吹噓之便莊鵬擊浪
遂期羽翼之成

謝舒宰惠先正龍圖文集啟

伏蒙知縣朝散先生以某嘗再奉書乞先府龍圖文集
今四月日特遣專使寵頒一部者秘踰什襲尊不朽之
家傳賜重萬金煥無窮之世寶顧非循然善誘孰肯應而
不藏驪動閭閻光浮齋几某竊以有教立道吐辭爲經
諸子圖徽尚列百家之學羣公先正宜居一代之宗偉
述作以何多亘古今而獨在若昔元老爲時哲人十二
庫之遺編如指諸掌三千牘之讜論不愧于天凡發乎

身而加乎民皆依于仁而游於藝充周誥商盤之體陋
燕歌趙舞之評綽然有餘裕哉確乎能其事者雖仙籍
早聯于箕尾然詞鋒長逼於斗牛一話一言未嘗無誨
萬選萬中可以爲師豈家至而日教之亦心悅而誠服
也既已刻之琬琰且將編于詩書是惟偶鄒魯之真賢
迺堪婉丘軻之奧典某也螢窓寒客蟬簡腐儒惠施
五車無貽譏于書簾原憲二屋茲見辱于錢神下愚不
移方興未艾百舍重趂走廣川而扣董惟七日贏糧下

會稽而探禹穴勤勤志其大者往往幸而得之矧當積善之家茲謂功臣之世作室貴夫肯構良弓屬以爲箕手澤生輝汗青倍價一百里之師帥文不在茲乎五十卷之縑緗人病不求爾肆竭蕪音而有請亟分鳳藻以無違明月夜光投諸闇而自惜陽春白雪和者寡以彌珍靜循僥倖之原良出矜憐之素此蓋伏遇某官幹父用譽事君則忠仲郢風規正應習于名教文饒氣節何必試于有司是以似之又盡善也聞詩聞禮固幼學而

壯行有社有民紛遠來而近悅小以成小而大以成大
中養不中而才養不才謂能尚論古人庶可請事斯語
宣舉錦囊之蓄誕增圭竇之榮投以瓜而報以瓊望不
及此根于心而見于面喜當奈何某敢不春誦夏絃夙
興夜寐斂而無失雖風雨以靡逾用之彌明與子孫之
咸賴

雜謝

賜金紫謝漕使啟

晁之道

雲天遼廓絕望華途寶帶陸離忽紆新渥幸踰其分愧甚于榮伏念某初乏技能久叨任使雖知盡瘁豈足爲勞敢期溢美之言誤徹蓋高之聽貸其罪戾錫以恩光分內府之貢珍極上方之制作仰窺奪目俯揆汗顏考國朝之舊章惟侍從之成德乃膺此寵是爲至優夫何弱植之微亦玷邇臣之賜此蓋伏遇某官誠心舉類厚德鎮浮推緒餘以及人固多需漑極周旋于薦士益大規模每于議論之間曲借吹噓之助居然孱陋有此叨

逾某敢不審求諸身期稱所報庶激昂于駕蹇勉稱答
于恩榮造謝無階銘心有寄

教官謝太守詣學啟

盧商卿

樂泮水而假烈祖頌述僖公即學宮而見諸生史稱何
氏載在芳牒留爲美談昔雖剽聞今乃親見恭惟某官
英標映世興學傳家銀漢非人間之流玉麟真天上之
瑞激昂撫仕凌厲亨衢瑣闥綸闈寢更清選儀曹經緯
蔚有休聲益注意于九重亟陞華于八座屬藩垣于千

里正藉撫綏輟廊廟之長才用寬憂顧載膺紫詔夙
戒朱轡方此下車未遑他務念賓興賢能者孰先于善
教而經緯天地者莫大乎斯文五馬擁麾光臨黌序三
鱣開講首及腐儒既承命以升堂擬執經而避席欽崇
愈謹荒陋奚堪好爲人師固嘗遭于聚罵此非子坐徒
自取於嘖言况昧書癡敢誇易聖茲滋誤襲太極誰傳
平日牀頭僅存帙簡暫時紙上曷究淵源賴海量之兼
容雖蛙聲而俯聽愚者必有一得尚冀樂成刺史入爲

三公行看迅召伸于知己便于近人誓竭疲駑力圖報稱

謝拔文畢回任啟

熊子復

伏以彈冠晚出每願托于洪鈞懷檄遠來乃獲窺于崇
俛蒙上宰絕殊之寵實小儒希曠之榮方銘刻于寸衷
用控忱于尺牘竊以姬室賓興而與賢者蓋當大比
之期房公尹京而試選官必屬鴻生之望仰惟舊相起
殿近藩如阿衡之佐商家已聞專美若周公之來洛邑

茲見咸勤比延應詔之諸生併罷拔文之郡吏有如淺
學亦荷深知伏念某久困膠庠晚離場屋辱選掄于巖
廟猥傳授於泮宮倘令更試于棘闈當知後生之可畏乃獲
與評於文卷實笑有司之不明偶遭羣嘲實依大庇此
蓋伏遇判府大觀文相公道關百里名震四夷風俗再
淳相堯舜而在上文章三變推燕許以為宗暫典輔
郡屬賓俊士君子時雨之教既益廣于陶成師尹巖石
之瞻佇復專于柄用肆推餘潤施及孤蹤某曷報此恩

惟勉所學樽櫨弱植尚依仙宇以摩空絳纜輕帆或助
神舟而濟海

謝沈帥送酒客

留嗣宗

頃膺特達陪孔融坐上之樽未學歸休有彭澤籬邊之
餉喜踰望外興動顏間恭惟某官性稟中和氣鍾渾厚
涵泳六經之旨沉酣百氏之流自得於中厭古人之糟
粕必形諸外芬作者之英華醞藉過人醇雅飾吏玉壺
瑩徹于襟臆金甌久留于姓名挹爽氣於溪山幾勞觴

咏暢皇華于原隰益見澄清顧淮陽方溢萬口之歡謠
而魏闕正渴重瞳之注想龍章召對釀分九陛之天香
虎節揭來釀就七閩之春色麴蘖未施于功業樽俎閒
收于笑談惟吏與民式歌且舞芙蓉幕下想多式燕之
娛桃李城中敢意餘波之及愧深顧渥感極心醒某獵
涉不醇言語無味歎沉迷于州縣獲偃偻于門墻豈期
識面以知心不待乞漿而得酒青州從事已開北海之
尊烏有先生不起東坡之賦恩重百朋之錫醉期十日

之榮恐無德以將之抑未知其趣爾猖狂走筆誰相從
於文字之間慷慨忘懷孰索我于形骸之外雖三杯可
通大道而一斗未能百篇乃日省于吾身敢沉荒于厥
邑撥煩劇劇猶勝不醉之人激濁揚清且笑獨醒之客
僚屬想陪于河朔兒童謾唱于銅鞮何妨協氣之醲再
浹鳴絃之舊生而願足此時已識韓荊州來欲有言他
日更依曹相國

謝講拜禮啟

陳阜卿

伏蒙枉示牋詞曲敦拜禮老而耄及方屏迹于投閒齒
以德尊敢當仁而借重辱承謙抑尤倍兢慙恭惟某官
賢以下人貴不驕物念青衫傾蓋屢陪笑語之餘今白
首分符復忝交承之末特伸雅契將激頽風然而某倦
翼投林虛舟倚岸舊學飄零于晚景初心凋喪於畏途
敢以衰病之鄙夫輒領勤劬之盛意禮惟其稱也豈過
于情文拜不已重乎願容于遜避但深佩服曷究悃悃

謝張相譔墓銘誌

缺名

行過古人雖繫操修之效信傳來裔必資論譔之功獲
托斯文有光前史感榮交集涕淚橫流伏念某早襲箕
裘粗聞詩禮頃大門之嘉邈慕昔人之高風栖遲一畝
之宮睥睨萬物之表同席而坐率多名世之賢曳履而
歌但樂垂衣之治膺神考之昌運遇熙寧之丕圖士無
懷寶之羞人有拔茅之望東湖水濶方欣蛙吹之喧北
闕雲開遽被鶴書之召屬負薪之引疾非俟駕以徐行
輒披肺腑之誠遂獲芻蕘之請名綴熙朝之仕版身爲

清世之逸民堯舜乃神始縱巢由之洗耳漢皇大度不
留黃綺之居朝人即後夜之歸但切逝川之痛塚木已
拱幽碣未刊誓托知音發揮遺範講求師友考論淵源
叔向深仁女齊有託山公尚在嵇紹不孤猥沐矜容爰
賜鴻筆張述盧篆崔湜推二美之稱顏書李文魯山兼
四絕之號豈繫盛事乃集私門此蓋伏過某官德厚鎮
浮清名激濁制作侔于造化論議通乎古今言無愧詞
功必及物力辭黃閣之柄速慕赤松之遊把袖拍肩嘗

荷解顏之盼伸紙濡墨特迂華袞之袞丕揚潛德之光
茂著久幽之操山林之士相慶里巷之老驚傳義冠幽
明恩沾存歿某謹當勒諸琬琰傳示子孫克紹祖風期
不忘于家學俾增世美誓必報于恩門

得州學職事謝太守啟

缺名

游談無取方升君子之堂讐校非長遽館諸侯之學居
有事賢之幸退慙養士之仁竊以一卷之書尚有師友
之教千乘之國盍恢儒藝之方矧扶風馮翊之邦篤黨

庠遂序之化垂籤插架擬石渠天祿之藏斷簡殘編備
魯壁汲書之富惟古今之並列實真贋之相仍凡章句
義疏之文與偏傍點畫之字必假朱黃之正廣稽魚魯
之分宜得該通以之訂正豈容不肖亦游人間某也讀
書不多識字有數幸年歲之未暮憑文章以自宣斗酒
百篇無復長安之豪氣一唱三嘆空餘清廟之遺音累
十上而敝貂裘分無真賞一再見而賜拱壁乃辱謬恩
知我者希得此蓋寡茲蓋伏遇某官以藩鎮之重屈韋

布之流凡一時賓客之間皆天下豪傑之士裂裳裹足
無復四方之游抱槩懷鉛益精六藝之術

久不貢書謝宰相啟

滕子昭

竊以仰泰階之六符未遂披雲之願轉洪鈞之一氣久
蒙播物之恩敢憑盈尺之書少伸方寸之志伏念某稟
資甚拙賦性至愚初之非常傑出之才欲爲甚高難行
之論耻蹈常而襲故思舍舊而圖新強以艱深之詞用
飾固陋之質陳言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故步俱忘規規

然自失也坐此不敏之咎缺然修敬之儀審人殆無所容拊膺殊不可解豈有迹幸處化鈞之內名不聞記室之前既未能高舉遠引不在乎人間寧無望兼收並蓄待用于門下縱不求于聞達曾何繫于去來矧久困于遐荒敢自絕于造命正以朝夕營度之窘不知日月積累之深叻欲出而聲益悲筆將下而書復止徒爾自苦竟不能奇矜持悲嘆于空函萋斐今成于貝錦已負凶德之譴遂致間言之乘命也奈何時哉易失苟一慙之

不忍恐三至之愈疑斬貫不韙之愆惟恃有容之德念
韓愈亦人耳傲翰林相國將何求豈孟軻好辨哉距楊
朱墨翟不得已伏望某官待物以恕存心至公浸潤之
譖不行愛惡之惑立辨深得聽言之道大推觀過之仁
察其竭節盡瘁方切于售知何至埽迹滅影自甘于擯
棄非素有喪心之疾蓋失于用意之勤三年飛三年鳴
固將有待一人毀一人譽其敢求全倘少寬後至之誅
庶不為先鞭所奪君子之仕行其義雖成功之在天小人

之過謝以文冀歸恩之有地其爲激切難罄敷陳惟乞
鈞慈俯垂原貸

謝陳州李丞相治具餽送啟
楊大年

肅奉簡書言旋京邑經涂攸出授館未遑忽汙丞相之
車俯及旅人之次置之右席接以溫言趨衛幕之嚴初
令長揖設曹樽之味猶許獨醒乃至芻豢百車籩豆九
品一日再駕式顧于郵亭終夕九迴不遑于肺腑加以
預西園之宴陪東閣之賓奉簪履以爲榮羨車魚而同

賜禮唯異數恩實非常褒深極華袞之殊顧瞻比陽春
之暖玉罽斟酌靡許固辭台座熒煌尋容下拜得廁原
嘗之上客復見陰郭之小侯且陪秉燭之歡仍恕吐茵
之失挹江海之量寧測冲深聞俎豆之談自驚淺陋獎
憐彌極短拙尤多燕昭築臺雖從郭隗而始陳蕃解榻
誠非徐孺莫當以此揣情若爲克勝幸盤桓于信宿得
企仰于雲天屬發軔之靡遑嗟戀軒而何及既寵貺之
雜佩又出餞于長亭元戎十來以啟行清酒百壺而帳

飲都人改觀行路增輝矧乃慮逆旅之餒而別出萬錢
之饌念中途之勞而特假千里之駒使飽德之無厭且
致遠而不泥何漢相之至重顧魯儒之太深吐握之勤
實先於令德鳴吠之賤豈忘於大恩循載籍以遐思撫
方寸而激厲述王粲從軍之詠良或未諧慕馮煖市義之
心終期有報

謝莫提刑臨訪啟

趙承之

比者循陔就養奉雉從親驅朔野以抗塵戾鄴都而釋

躋黃緣天幸邂逅使華聆弩矢之方前趯然螽躍覘雲
霓而在望瑩若露披輒修固陋之容獲拜熒煌之坐即
焉溫厲霽以威嚴亟迂玉趾之勤特枉遽廬之顧侯羸
遭罵謬當虛左之臨李賀得名始自高軒之過寵循墻
而莫避懼集木以何勝蓬飄遽阻于依風杓直俄驚於
改歲逃瞻持斧第劇搖旌仰惟翕受春祺誕均保佑恭
以某官文丈昂精鍾粹箕尾孕靈嗣表學以彈冠副弓
招而入穀挾庭擣藻無文士之爭鋒重席解經有儒生

之折角亟簡都俞之眷屢專盤錯之權宣化承流民歌
來暮登車攬轡家積去思刃恢乎其有餘波撓之而不
濁粉闥密勿蘭在握以彌芳玉節雍容繡表衣而增煥
職峻兩河之寄法提三尺之平人自不冤雀靡疑于穿
屋聽使無訟燕獲理于爭巢姦賊消縮而若臨其家長
老稱道而不容于口固已聲蜚當宁譽滿諸公齊政報
成僅周于五月漢台登拜靡待于十旬竚膺丹詔之咨
求式慰蒼生之願望而復盱衡獎善推轂援能常躡履

以烝髦每虛襟而顧俊出雌黃于唇吻有味其言變霜
露于呼吸無私于物故得英翹企踵踈逃傾心居忘重
繭之勞樂就執鞭之役自矜穎脫難求售于囊錐爭附
家儲盡布充於藥籠夫何小已亦在下風如某者鳬脰
微蹤鶴枝弱植幼衆昏而不慧長樗散以無成議絕月
評愧難言之童子學乖日就非可畏之後生徒以教謹
析薪望深肯構俯青瑣而自惕對黃卷以徒勤妄意絕
編愚殆迷于數馬僅成燥吻技益悔于雕虫遽牽骹骸

之文輒玷科程之選上由誤墨因強飾于蠅頭志在續
貂遂兼收于犬尾顧濫滔之若此宜跼蹐以何如靡圖
衡鑒之私每借牙齒之論與以潔已振以餘光鳩傳翼
以奚堪羊蒙皮而益畏載懷提耳誓謹書紳誼重通家
切遂登龍之慕跡殊在寢猥階附驥之榮某敢不勉強
蝟信庶幾鉛割期少增于拳勺願終托于鋌鎔此日趨
隅已忝升堂之幸異時望鳥冀逃媚竈之譏輒布悃誠
上塵聰聽陽和滋煥憲務彌清敢乞倍珍寢興永綏福

履

謝蘇帥延遇啟

趙承之

掃舍人之門素馳心曲斂參軍之板獲造庭隅曾微左
右之容輒仰榮煌之座飾鄒陽之固陋雖罄私誠霽魏
相之威嚴蓋踰始望恩加一盼榮重千鈞矧曲垂體貌
之隆竊等門闌之役賜韋公之雲朶圭竇生輝頒文舉
之酒樽龜腸徑醉屬迫循陔之養亟成遵陸之行代馬
增依居遠北風之傚井蛙自失夢回東海之游悵挾日

以旋驅邈如秋而結戀雅俗坐鎮人民大和澹乎自持
綽然有裕伏以某官熙朝間氣冠古真儒所謂千載之
逢奮于百世之上躬蹇蹇以匪故民巖巖而具瞻續春
秋以著書權衡王道旁離騷而挾藻衣被詞人顯膺謀
帥之求出總殿邦之寄軍中改觀閭外生風竚動宣室
之思行迅鋒車之召師榮三錫奉穆穆之綸言階煥六
符据潭潭之槐府信諧興議實允壯猷某方走魏臺浸
睽燕館撫萍蹤而地僻望棠舍以天遥冬律向邁塞垣

滋凜

平海寇轉秩謝政府啟

真西山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托營鈴撤警幸臻千里之安遑
責已優叨榮爲甚伏念某材非敏捷志切撫摩田里熙
熙粗喜鼓桴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折
其萌芽將恐難圖于滋蔓協兵民而進討來將士之宣
勤怙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披靡卒爲游釜之魚
迄憑藉於國威遂肅清于海服效非循吏敢期漢璽之

褒名在大夫俾陟唐階之選退循非據莫獲終辭恭遇
某官偉業濟時宏模復古可以予可以無予姑從厲世
之權簡厥修簡或不修密贊馭臣之柄雖云駕怯敢昧
激昂爵及罔功愧貽譏于鵷翼心期報上誓輕死于鴻
毛

江東賑濟無罪可待謝丞相啟 缺名

巧語上聞方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況赦過以求誅捧
詔凌兢拊躬感惕某本慙通敏徒抱濶疎入侍軒墀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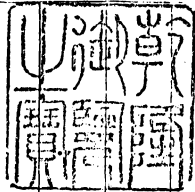
見玉色憂民之切出來使簿復觀璽書恤下之頻誓竭
駑材祇承德意屬江左並罹于旱暵而桐川尤慘于凋
殘蒙賑贍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夙宵一念民饑奚啻
于已饑經畫百爲王事特同于家事所冀推仁恩而均
被靡皇顧文法以自營頃當原隰驅馳之時備睹田野
焦熬之實欲糴則人苦青秧之寡欲濟則官無紅粟之
儲抑立視其死歟既有負求芻之托苟利專之可也又
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職以偷安寧若殞身而任責勉

效便宜之舉亟蒙報可之音顧小臣敢隕于拘攣見盛
世素行于寬大是乃彰朝廷之美何至于堂陛之嚴以
王命而賙民難本其所職貪天功而爲己力焉有此心
正虞止棘之讒乃出剖符之守情狀深藏而叵測有愧
先知語言妄發以不倫本無足辨荷天日照臨之赫脫風
波淪陷之危此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
而培邦本謂羣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嘗有格言而衆
職之功乃相之功柳子誠爲確論凡悉力以俾荒政乃

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諧愬之得行馴致是非之易位特
加全護俾遐譴訶某敢不仰佩鴻私益堅素守

代胡侍郎謝朝士賀生日啟

生我劬勞撫藐孤而增感俾爾耆艾捧連璧以知慚恭
惟某官厚德噓枯高詞發藻五十之年過二應憐坡老
之衰三萬之日無多欲擬茶山之老華其斑白飾以青
黃人情欲壽欲安顧所蒙矣君子善頌善禱何以報之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一